

拙政園記

拙政園記

梁鴻志



蘇州拙政園，清末爲八旗奉直會館，在葦齊二門之間，林木絕勝，故元時大宏寺基也。其見諸詩文記載者，最初文衡山有『拙政園記』，並三十二詩。王雅宜有『拙政園賦』，並序。吳梅村有『詠拙政園山茶』詩。徐健菴有『蘇松常道新署記』（道署卽拙政園，詳後）。翁覃溪有『跋拙政園記』。其見諸繪事者，文衡山有拙政園圖，憚甫田亦有拙政園圖。圖皆立軸。梅村甫田後之詩人畫士，從而圖詠之者，更指不勝屈矣。

余按大宏寺興廢之詳，久無可考。明代之爲園主人者，據梅村山茶詩序，第言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廣其宮，後歸徐氏最久云云。徐健菴道署記，僅言王御史某者，因大宏

寺廢地營別墅老焉，爲陂池臺榭之樂，以自託於播岳所謂拙者之爲政云云。蓋詳園名之所由起，而不斥言王御史之爲何人？清嘉慶間，長州吳枚菴翬鳳，注梅村詩，亦但言王御史名獻臣，而不詳其仕履。余按蘇州府志：王獻臣字敬止，以錦衣衛籍（翁覃溪謂係錦衣鎮撫司匠籍），舉宏治六年癸丑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嘗以部卒導從游山，爲東廠緝事者所發，謫上杭丞，再謫廣東驛丞。武宗立，遷永嘉知縣，量移高州通判致仕云云。觀其以游山去官，究屬風雅之士，知拙者爲政，亦不失爲讀書之人（平津館鑒藏書籍記經籍考：有吳門王獻臣家藏書印，詩禮傳家王氏圖書，子子孫孫永寶之，虞性堂書畫印各朱記），固未可以庸流目之也。繼王氏主是園者，則爲徐氏。徐氏名字失載，文衡山記，第言王氏之子，以樗蒲負失之，歸里中徐氏，未詳其名。吳梅村詩所謂『兒郎縱博賭名園，一擲流傳猶在耳』，卽此事也。徐健菴記，則言侍御有子弗克負荷，以樗蒲與里中豪士徐君決賭，一擲失之，徐君傳子及孫，而生產亦耗云云。健菴稱其爲豪士徐君，度係袁彥道劉盤龍一流人，惜名字今無可考矣。清代以來，園無恆主，程序伯廷鴛多暇錄，國初爲鎮將所據，後海甯陳相國得之云云。此梅村詩所謂『齊女門邊戰鼓聲，入門便作將軍壘，荆棘從填馬矢高，斧斤勿剪鴛鴦喜。近年此地歸相公，相公勞苦承明宮，真宰陽和暗回幹，長安日日披薰風』者是也。惟徐健菴道署記，則謂始虞山錢宗伯，嘗構曲房其中以娛所嬖河東君，而海甯相公繼之，門施行馬云云。是此

園在順治初元時，未歸海甯相國以前，曾爲東澗歸黨雙棲之地，所謂構曲房者不知東澗寄居是園，抑爲園主？健菴記中固未詳述，梅村山茶詩序，亦未言之，殆無可考矣。

余按海甯再相，在順治十一年，十三年三月，因御史焦毓瑞之劾，開缺以原官發盛京地方居住，十月召回北京，令入旗籍，迨十五年，後以交通內監吳良輔之罪，免死革職，舉家流徙盛京，家產籍沒，於是所謂拙政園者，亦同時入官矣。梅村詠山茶花詩，卽作於此園籍沒之後，詩序所謂『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經謫謫遼海，此花從未寓目』者是也。又詩序謂園內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勢爭高，每花時鉅麗鮮妍，紛披照曜，爲江南所僅見。詩中又謂『百年前是空王宅，寶珠色相生光華，長養端資鬼神力，優曇湧現西流河，歌台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靈爲旣花，旋拋先業隨流水。』據詩似王侍御因舊有山茶，而佔地爲園，然文記王賦，反遺其最盛之名花何耶？又衡山記中，稱王敬止直躬被斥，又與梅村所云士豪家侵奪者，迥不相侔，衡山梅村相去百餘年，而賦詠與記述已不能相應如此，欲援地志以證史事，戛戛難矣。

海甯籍沒，而駐防將軍以是園開幕府，再爲兵備道館，徐記所謂前備兵使安公以爲治所，未暇有所改作者是也。旣而歸於王永甯。王永甯者，吳三桂之婿也，吳據瀕黔起事，永甯與之有連，吳未敗而永甯先死，而是園則終以吳故，籍沒入官，當永甯居是園

時，建楠木廳，柱礎皆刻升龍，僭修逾制，籍沒以後，皆輦至京師，上供將作，蓋去海甯籍沒時，亦僅二十年也。

康熙十八年蘇松常道參議分守蘇州，又因王氏籍沒之園，改爲新署，而徐健菴爲之記，所謂蘇松常道新署者是也。後爲民居，輾轉歸蔣氏，謂之復園（一說名蔣園）。又歸海昌查氏，嘉慶間又歸錢塘吳氏，謂之吳園。據多暇錄云：歸吳氏時，視舊園僅三分之一，吳卽吳崧圖協揆，名璫，嘉慶季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者也。後又屢易主人，久之遂爲八旂奉直會館。

辛亥以後，至今二十餘年，余凡三遊此園。初至時，曲池未平，高臺垂圯，近則凋殘愈甚，兔葵燕麦，充軋其間，再閱十年，必夷爲茂草矣。寶珠山茶，固已無可蹤跡，惟廳前古藤尙存，蔭餘一畝，相傳爲文衡山手植，綠陰庭院，猶餘古香。惜亦無人過而問者，是可慨也。至文衡山憚南田拙政園兩圖，詳見先退庵公書畫題跋，文圖作於正德八年癸酉，是年四十五歲。款署文璧，尙未以字行也。憚南田圖，則作於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自題云：『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岡，壘石峻嶒，下臨清池，礪路盤行，上多高槐，檉柳檜柏，虬枝挺然，迥出林表，繞堤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使人悠然有濠濮間趣，自南軒過豔雪亭，渡江橋而北，橫岡循礪道，山麓盡處，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爲淇華樓，與隔水

迴廊相望，此一園最勝地也。南田惲壽平畫並題。『幅上隔綾，王夢樓太守題云：『余同年友許稷堂侍御，寓居吳門蔣氏，余數得過從，因暢遊拙政園，今觀此圖，如再到也，古人作畫，不必求似，及其似處，竟與真無以異，然則作畫貴似耶？不貴似耶？願與知禪者參之，夢樓王文治記。』按康熙二十一年，南田四十九歲，正徐健庵作道署記之三年也。以余意度之，南田爲觀察使者之客，故得久居園中，容再參證，至園中景物，徐記謂王永甯以前居者數人，皆仍拙政之舊，自永甯始易置邱壑，益之崇高形鏤，蓋非復圖記詩賦之云云矣。

文氏圖於正德癸酉，惲氏圖於康熙壬戌，相距百六十餘年，中經永甯更張，前後自不相似，惲作圖時，距永甯籍沒，不過數載，且園居日久，模寫必得其真，故王夢樓所題，以爲與真無異，然道光壬寅年，先退庵公引疾辭官暫居吳下，嘗挾惲圖與蘇鼈石廷尉，步游是園，以相印證，則謂園景與圖畫迥不相侔，蓋上距惲氏作圖時，又一百六十載，程序伯所謂園歸吳崧圖後，視舊園三分之一者，此言必有所據，園地既減於前，宜景物之不相似也。迄今又將百年，日就蕪廢，然水木明瑟，令人曠遠，要爲吳中園林之冠云。

原載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古今」半月刊第十二期。

原书空白页

近三數年來，在極端煩忙的生活中心，時常發生極端的對於人生的空虛之感。生活情緒，日見消沉落莫。或許就是年歲老成了的結果。對於現在的一切，不願多想，深想，對於將來，雖然更是怕想；但總有一種憧憬，就是企望到了老年，能有一個農園，過耕讀的生活。其實也無非是一般人都有的，聊以自遣的幻想罷了。即士大夫者流沒落感的通病吧。

一年以前，沒有預知的住到這蘇州有名的拙政園裏來，曾經十分喜慰。像這樣一個清幽的名園勝景，使慣於鬧市生涯的我，改變了環境，於那所說『耕讀』的想像，多少有些近似。所以住進來之後，就很想在晚間多讀些書，並打算寫作題為『拙政園夜課

錄』之類的讀書筆記，或是生活雜感之類的文字。可見得當時的一番意緒，是把自己安排得甚爲從容有致的。然而人事蹉跎，站班點卯；這種想法，何嘗能夠如願？

我是住過日本的。深知道日本的庭園，影響於日本人的生活很大。自己亦很愛好庭園花草之美。蘇州的庭園，在中國本是很有名的。但我實在不歡喜獅子林那樣的俗。像沈復『浮生六記』中所云：『小中見大，實中有虛』的庭園美，在拙政園可算當得起這種形容了。哲學家康德曾經把庭園的美，和繪畫的美並爲一談。但在我看來，提到庭園，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寺園或邸宅。因爲庭園與建築是相關的，是人的實生活場所的一部份。繪畫祇不過是美術的鑑賞而已。所以最初來住此園的時候，有人問我住在那裏？我曾笑答我是住在『廟裏』。實在就是住在『園』裏的意思。

因爲我住在這裏，我愛好這住的地力，所以很想把園的來歷弄個明白。同事沈壽鵬君最先告訴我的園的近史是：

『拙政園一名復園，三吳名園也，歷久失修，亭閣傾圮，事變後擇爲省址，東連李氏，西接張氏補園，於是一府四廳及警處設矣。乃撥資重行修理，荷池溶深，加種荷藕，養魚鋪橋。初遠香堂後對山頂之亭，危危欲倒，見山樓板殘缺，四週走廊傾斜，遠香堂受震破損，他若旱船，木蘭堂，均一一修砌，煥然一新。遠香堂西側之南軒，僅存基地，經前財廳長郝鵬，重建爲四面廳。前教廳長秦達軒，於園之東後方，建官舍一

所。在官舍門前之舊亭，亦重行修建。更於枇杷園內，建圖書館數楹。²¹
這是略不足道哉的。查同治重修『蘇州府志』卷四十六第宅園林門，關於明·拙政園，有如下的記載：

『拙政園在婁齊二門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廢地營別墅，以自托。潘岳拙者之爲政。文待詔徵明爲園記。後其子以博蒲負失之，歸里中徐氏。國初海甯陳相國之遺得之。中有連理寶珠山茶花，時爛紅奪目。相國謫塞外，此園入官，爲駐防將軍府。旗軍既撤，迭居營將。又爲兵備道館。旣而爲吳三桂壻王永甯所有，復籍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道新署。缺裁散爲民居。後歸蔣氏，名曰復園。又歸海甯查比部世倬；復歸平湖吳氏。咸豐庚申，粵匪踞僞王府城，復歸官。同治十年，改爲八旗奉直會館。²²這是說明園的歷史。最初起于明嘉靖年中，但據錢梅溪『履園叢話』所記『元·石礎』，此園之來歷，當早在元代。原文云：

『吳郡齊女門內，有潘氏巷及拙政園。任蔣橋一帶，皆元時張士誠女夫潘元紹故宅，故今尚有駙馬府及七姬廟之稱。俱爲元紹遺跡。嘉慶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皋畏堂兩先生及其令子理齋戶部樹庭中翰，游拙政園，園西有粉牆，露出桃花幾枝，因問兩先生爲何家所居？曰：程氏也。遂通知主人，並往游焉。見後園有石礎八枚，製作奇古。每一礎上，蟠螭六面，下列三獸，穿於螭首之下，高二尺許，圍圓四五尺，心竊喜之。

主人曰：此元時潘元紹家中物也。隔三四年，聞此宅已爲他人所有，遂從程氏購歸，置之履園報春亭下。余所得者僅四礎，其餘四礎，爲榕皋先生取去，置之須靜齋中。」

又『吳門補乘』（見吳縣志輿地考古跡門）所載：

『拙政園在北街迎春坊。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以道觀廢址及大宏寺改稱。尋爲徐鴻臚秦時居之。清初，爲陳相國之避宅，緣事宅盡入官。後改爲駐防將軍府。康熙十八年，改爲蘇松道署。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南巡，從齊門而幸焉。』

據此，可知道觀廢址及大宏寺者，當爲明嘉靖以前之遺址。

此外『履園叢話』及『吳門表隱』，關於拙政園都有斷片記載，但事蹟大同小異，且不贅錄。

所得到的這些殘縑斷素，當然不足以說明園的整個的來歷。要緊的是在紀念我曾住此園，因此就費了一個月餘的時間，和相當的高價，把所有尚殘存在園中的碑石，統統鳩工拓印了。這纔得到了許多的收穫。

全部拓本或拓片，共計有二十七種。目次如下：

（拙政園金石碑拓目錄）

- | | | | | | |
|---|--------|-----|---|-----------|----|
| 一 | 嚴人曠書譜 | 一七葉 | 三 | 文待詔像及文先生傳 | 二葉 |
| 二 | 文徵明千字文 | 一葉 | 四 | 沈石田像及傳 | 二葉 |

- | | | | | | |
|----|------------|----|----|-------------------------------------|----|
| 五 | 李邕少林寺戒壇銘 | 一葉 | 十八 | 李文田塔銘殘經 | 六葉 |
| 六 | 趙孟頫吳興賦 | 一葉 | 十九 | 吳梅村詠山茶花 | 四葉 |
| 七 | 趙孟頫大雅 | 一葉 | 二十 | 伊念曾隸聯 | 二葉 |
| 八 | 八旗奉直會館記 | 一葉 | 二一 | 董玄宰蘇軾行楷 | 二葉 |
| 九 | 四憲創建記 | 一葉 | 二二 | 米襄陽黃庭堅行楷 | 二葉 |
| 十 | 復園記 | 三葉 | 二三 | 鄭板橋行楷 | 二葉 |
| 十一 | 王氏拙政園記 | 四葉 | 二四 | 鄭板橋畫竹 | 四葉 |
| 十二 | 聽雲山館墨拓黃庭經 | 二葉 | 二五 | 楊沂孫篆屏 | 四葉 |
| 十三 | 新建林文忠公祠堂碑記 | 一葉 | 二六 | 契蘭堂法帖 | 九葉 |
| 十四 | 董其昌竹董三說 | 四葉 | | (卷二之一，二，三，十二，卷三之一，卷八之一，二，十三，十四，餘殘。) | |
| 十五 | 馮桂芬間架結構百法 | 五葉 | | | |
| 十六 |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 一葉 | | | |
| 十七 | 王履吉山水石刻 | 一葉 | 二七 | 其他(殘缺不全) | 十葉 |
- 又漆繪翁方綱書大「鷲」字及夢樓王文治書聯，及遠香堂見山樓等處楹聯俱係攝影。這裏面有着珍貴而豐富的藝文史跡與史料，一覽可知。而關於園之本身的，亦有五種之多，當爲信史。且分別錄述如下：

其一、爲乾隆十二年沈德潛（歸愚）所撰『復園記』，處山王凌書，顧覲侯鐫。記園之來歷及歸王氏後之情形：

『吳中婁齊二門之間，有名園焉。園以復名。蔣司馬蒼雋地爲園而名之者也。前此爲拙政園，創於王氏，後歸於陳相君；先後爲王殿二鎮將所有。其中飛樓畫棟，崇巖廣池，與夫連理奇花，靡曼歌舞，勝概甲於吳下。百年來廢爲蕪區，旣已叢榛莽而穴狐兔矣。主人得其地而有之，謂奢侈可戒，而名區不容棄捐也。于是與客商略，因阜壘山，因窪疏池，集賓有堂，眺遠有樓，有閣，讀書有齋，燕寢有館，有房，循行往還，登降上下，有廊榭亭臺，磳片邨柴之屬，旣已經營締造，歷有年所矣。戊午、庚申，余兩經其地，謂是園告成，將豐而不侈，約而不陋，百里之內，可以接踵樂郊，而邗宮學山繭園也。時予方京師，未及俟其斷手何日。日月旣久，常往來於心。丁卯春以乞假南歸，復游其中，覺山增而高，水浚而深，峯岫互回，雲天倒映。堂宇不改，而軒蓬高朗，若有加於前；境地依然，而屈盤合沓，疑新交於目。禮柯蔽日，低枝寫鏡，岸欹怪狀之石，砌列不名之藟。主人舉酒酌客，詠歌談諧，蕭然泊然；禽魚翔游，物亦同趣。不離軒裳而履閒曠之域，不出城市而共獲山林之性，迴憶初游，心目倍適！屈指數之，蓋園之成，已四五年於茲矣。舊觀仍復，卽以復名其園。』

其二、爲同治壬申（十年）澠河李翰文所撰並書『八旗奉直會館四志創建記』。僅

記僑寓於吳郡的八旗奉直官民，備價購『吳園』地，改建爲會館的經過。主其事者是當時的權使德壽（靜山），糧道英樸（茂文），撫軍張之萬（子青），恩方伯（竹樵）等，卽所謂四憲者。

其三、光緒十二年，長白世勛所撰並書『奉直會館記』，是改會館十餘年以後重新修葺時的記錄。關於園史，有云：

『明爲王氏別墅，名拙政園。國初海甯陳氏得之。旋入官，爲駐防將軍府。又爲兵備道館。繼爲吳三桂婿王氏所有。籍沒復入官，改蘇松常道新署。裁散爲民居。歷蔣氏、查氏，最後歸吳氏。咸豐庚申，粵匪入踞，爲僞府城。復山善後局發白銀三千作價，付吳氏，而以園歸公，暫爲巡撫行轅。同治十年冬，今南皮相國來撫吳，適德靜山尙衣，恩竹樵方伯，英茂文觀察三君皆同鄉，乃倡建立會館之議，以價銀三千修理，銀二千匯交藩庫，改稱今名。』

關於園的內容云：

『其中文樓參差，修廊迤邐，清泉貼地，曲沼綺交，峭石當門，羣峯玉立。吳中園亭之美，未有出其右者』。

其四、嘉靖癸巳（十二）年，文徵明所著『王氏拙政園記』，這是一篇最先的、最具體、最有系統的紀錄。記此園當時之勝景云：

『槐雨先生王君敬止所居，在郡城東北界婁齊門之間。居多隙地，有積水亘其中，稍加浚治，環以林木，爲屋其陽，曰夢隱樓。爲堂其陰，曰若墅堂。堂之前爲籛香塢。其後爲倚玉軒。軒北直夢隱，絕水爲梁，曰小飛虹。踰小飛虹而北，循水西行，岸多木芙蓉，曰芙蓉隈。又西中流爲榭，曰小滄浪亭，亭之南，翳以修竹，經竹而西，出於水邊，有石可坐，可俯而濯，曰志清處。至是水折而北，澗漾渺瀰，望若湖泊，夾岸皆佳木，其西多柳，曰柳隈。東岸積土爲臺，曰意遠臺，臺之下植石爲磯，可坐而漁，曰釣碧。遵釣碧而北，地益迤，林木益深，水益清駛，水盡別疏小沼，植蓮其中，曰水池。池上美竹千挺，可以道涼，中爲亭，曰淨深。循淨深而東，柑橘數十本，亭曰待霜。又東出夢隱樓之後，長松數植，風至潏然有聲，曰聽松風處。自此繞出夢隱之前，古木疎竦，可以憩息，曰怡顏處。又前循水而東，果林彌望，曰來禽園。園縛盡四楹爲幄，曰得真亭。亭之後爲珍李坂。其前爲玫瑰柴。又前爲微薔徑。至是水折而南，夾岸植桃，曰桃花澚。澚之南爲湘筠塢。又南古槐一株，敷蔭數弓，曰槐幄。其下跨水爲杠，踰杠而東，篔簹陰翳，榆檍蔽虧，有亭翼然，而臨水上者，槐雨亭也。亭之後，爲爾耳軒。左爲芭蕉檻。凡諸亭，檻，臺，榭，皆因水爲面；勢自桃花澚而南，水流漸細，至是伏流而南，踰百武，出於別圃，藁竹之間，是爲竹澗。竹澗之東，江梅百株，花時香雪瀾然，望如瑤林玉樹，曰瑤圃。圃中有亭，曰嘉賓亭。泉曰玉泉。凡爲堂一，樓一，

爲亭六，軒，檻，池，臺，塢，檻之屬，二十有三，總三十有一。名曰拙政園。」

關於園之命名，復記之謂：

『王君之言曰：昔潘岳氏仕宦不達，故築室種樹，灌園鬻蔬，曰：此亦拙者之爲政也。』

上記文徵明撰記的原石刻，早已湮失。是光緒甲午（二十）年，經當時的『補園』主人張履謙發現後重刻者。故在原記之後，尙有補記，述此園自明嘉靖至清光緒的四百年間的興廢。是亦世換物移之好話題也。全文云：

『歲己卯卜居婁門內迎春坊，宅北有地一隅，池沼潏弘，林木蒼鬱，間存亭臺一二處，皆歆側欲頽，因少葺之。芟蕪蕪穢，略見端倪，名曰補園。園之東卽故明王槐雨先生拙政園也。一垣中阻，而映帶聯絡之迹，歷歷在目，觀其形勢，蓋創造之初，當出一手，後人割而二之耳。今秋顧君若波，客子家，偶檢得舊藏文待詔拙政園記石刻，首尾完好，舉以見贈。因就兩園通索是石不可得，詢好古者，亦鮮知之。記中所謂勝處三十有一，各爲賦之，既未知待詔集中詩尙在否？卽其標舉諸勝，亦舊觀盡改，無復可徵。蓋居是園者，迭有變置，自嘉靖迄今，垂四百年，衣裳鐘鼓，固已屢易主矣！予恐待詔手蹟，久已湮沒，屬錢新之重摹上石，以永其傳，且俾遊者。雖不或睹當時之勝，而三十一景具載其名，尙足資考訂一助也。彙得徵仲、石田兩先生遺像，爲構一椽，勒石奉

之，曾未幾時，適獲是刻，毋亦先生之靈，式憑有在，是故拙政園一大幸，而吾補園亦要有光已，遂忘不文，爰贅數言，志訴慰焉。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除夕前三日吳縣張履謙月階甫識，囑古婁俞宗海粟應氏書於拜文掛沈之齋。」

其五、前蘇主席李士羣氏，知道我正在搜集關於此園一切史料，特地自清顯燮著『消夏閑記摘鈔』中，見示『拙政園』之一則。所記園史，與前列各項，大致相同。但其中記園歸王永甯時，謂『內有斑竹廳一座，娘娘廳一座，卽三桂（吳）女起居處也。』這兩座廳的遺跡，當然已不可考，然也可以想見當時豪家生活之風流了。

拙政園之歷史，大概具如上述。此外，從拓碑、雜記或現在遺跡中，尙有可記之事甚夥。如有人說曹雪芹寫『石頭記』內之大觀園，是以此園爲 Model 而模擬描寫的。姑付存疑。因爲時間不容許從容摩訪，再摘其要者，雜記如後：

第一、現在我所記的稱爲拙政園的，實在是有三部份。卽一、現在江蘇省政府財政廳、教育廳的所在地，位居中部，應是拙政園本身的遺址。所有的碑石楹聯，也大多採自此中部。特別是吳梅村山茶花詩等重要的碑刻等，都在這裏。二、左首現在民政廳、建設廳的所在地，大概應是八旗奉直會館的原址。前門爲省府衛兵隊所居，中進尙有完好之戲臺與戲廳，當爲濟時所築。戲廳之前方小天井中，卽有名的『文衡山先生手植藤』（有光緒卅年端方題記）。紫藤架下有文先生碑。又有石刻橫額『蒙茸一架自成林』

七字。此花架在高冠吾氏主蘇時，曾加修理。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中委陳壁君先生觀察清鄉，曾偕林柏生氏夫人等在花架下留影。三、右首爲張氏補園，卽現在省政府祕書處，前曾爲陳則民氏所居。有鴛鴦廳，洪鈞所書『三十六鴛鴦館』橫額；及陸潤庠所書『十八曼陀羅花館』，及董其昌、何紹基、鄭燮等所書的『拜文揖沈之齋』的對聯。

第二、提到拙政園，無有不提到吳梅村的詠山茶詩。梅村家藏藝卷十『詠拙政園山茶花並引』云：

『拙政園，故大弘寺基也。其地林木絕勝。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廣其宮，後歸徐氏最久。兵興，爲鎮將所據。已而海昌陳相國得之。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勢增高。每花時，鉅麗鮮妍，紛披照囑，爲江南所僅見。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經讖謫遼海，此花從未寓目。余偶過太息，爲作此詩。他日午橋獨樂，定有酬唱，以示看花君子也。』

但園中所留的詩的刻本，則爲同治癸酉年張樞所書錄的。當係張相國創議改建會館的時候。刻詩與家藏藝略有字句出入，今據拓本錄其詩如下：

『拙政園內山茶花。一株兩株枝交加。豔如天孫織雲錦。顏如姮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蟬睫凌朝霞。百年前是空王宅。寶珠色相生光華。長養端滋鬼神力。漫晏湧現西流沙。歌台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靈爲翫花。旋拋先業隨流

水。兒郎縱博賭名園。一擲流傳猶在耳。後人修築改池台。石梁路轉蒼台履。曲檻奇花拂畫樓。樓上朱顏妓莫比。千條絳蠟照鉛華。十丈紅鸞飾羅綺。鬪盡風流富管弦。更誰警眼開桃李。齊女門邊戰鼓聲。入門復作將軍壘。荆棘從填馬矢高。斧斤勿翦鴛黃喜。近年此地歸相公。相公勞苦承明宮。真宰陽和暗回斡。長安日日披薰風。花留金谷遲難落。花到朱門分外紅。獨有君恩歸未得。百花深鎖月明中。灌花老人向子說。園中昨夜零霜雪。黃沙浙浙動人愁。碧樹垂垂爲誰發。可憐塞上燕支山。染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顏色好。杜鵑啼血何斑斑。花開連理寸來少。並蒂同心不相保。花名珍異惜如珠。滿地飄殘胡不掃。楊柳絲絲二月天。玉門關外無芳草。縱費東君著意吹。忍經吹折春光老。看花不語淚沾衣。惆悵花開燕子飛。折取一枝還供佛。征人消息幾時歸。」

這詩也寫了園的故事，和人事的滄桑。我住在此園一年，雖還看到殘剩的山茶花的妓豔，當然是沒有當年的濃盛了。所謂花已凋落，詩成遺韻矣。

第三、在拓碑中還有一種「新建林文忠公祠堂碑記」。是否此園曾爲林文忠公的祠堂？也祇好存疑。不過，這個園，幾番爲私人所有，又幾番歸官，變遷極多。在洪楊之亂時，曾爲忠王李秀成的司令部。據說這位忠王到了蘇州後，住在園中，以勝利者的威風，極盡淫殺之能事。因此園中關於鬼的傳說甚多。園內見山樓之右側，還有一個狐仙堂。亦稱靈驗。至今附近的居民，每逢朔望，必來禮拜者，絡繹於途。園固爲一省之最

高行政機關的所在地，但對此般迷信者，當局亦不予阻止。在中國凡廢園故邸，無有不與狐鬼相關的，拙政園未能例外，兼亦有之。關於鬼的故事，同事吳傑君，有親筆記述的親身經歷的故事一則：

『吾家附近之拙政園，爲邑中名勝之一。余好其無獅林之俗豔，無蕙蔭花園之蕭索，無留園之富貴氣。園中亭樹池木，皆疏朗有致，秀而不麗。事變前，每歲初夏，荷花將放，園丁設座售早茶，余貪其近，每日晨興，必披衣挾書而往，向園丁索藤椅，曉色濛濛中，臥綠蔭下，聽蟬嘶，挹清香，近午而歸。習以爲常。與拙政園毗連之奉直會館，湮廢已久，殿宇廡廊，塵封剝落。父老相傳，云太平天國時，忠王李秀成設行轅於此，殺戮甚慘，至今有鬼，但未聞有人見之也。民國十八年夏，暑假歸里，長夏光陰，半日消磨於園中。某日，與同學偕起民，俞國堯、金震東同往，俞君攜照相機，堅欲攝影，擇見山樓東之高亭下，踞右臨池，余爲之振機，時約六時左右，雲氣未開，光綫甚暗，先後共攝六幀，交觀前柳村相館沖洗，翌日往取，店員云底片已損壞一張，余素不善攝影，欲一看壞至若何程度，店員面現難色，頓起疑竇。詢之再三，始云因底片上發現鬼影，恐增君等之不快，因是益奇。店員乃吾等素識，務要一觀，舉日光下照之，見二人之左傍石上，坐一人，御棉袍，戴瓜皮帽，面目癩腫，依稀難辨，自頭至足，直如木片，了無人相。不禁興悚然之感。反覆思索，終不明其因。斯片后存金君處，友好索

觀者甚衆。事變中已遺失矣。」

這園中白晝見鬼之事，我自己雖未親及，但考之於掌故記載『歸田園』見（『履園叢話』）有云：

『歸田園在拙政園東，僅隔一牆，明季侍郎汪心一所構。中有蘭雪堂、泛紅軒，竹香廊諸景。今王氏子孫，尙居其中。相傳王氏欲售於人屢矣。輒見紅袍紗帽者，隱約其間。呼嘯達旦，似不能割愛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時嘗見侍郎與蔣伯玉手札，其時在崇禎十六年之十二月二十四日，書中言小園「花一木，皆自培植，分付園丁，時加防護云云。其明年侍郎卽歸道山，宜一靈之不泯耳。』

此與吳君所遇，似相拍合。若然，則此鬼當亦是有自園以來的一位古鬼了。

拙政園確是很古老了。不但點綴了吳中的名勝，它還象徵了興廢的長流。我愛好園庭，摭雜的記了這麼些，實在是多餘的事。雖然其他還有很多可資述錄的材料，但對於我們現在生活的人有什麼意義呢？文徵明著『王氏拙政園記』下半段，很有些慨乎言之的話。讚美園主人的，如謂：『古之名賢勝士，固有志於是而際會功名，不能解脫，又或升沉遷徙，不獲遂志，如岳者何限哉。……所謂築石種樹，灌園鬻蔬，逍遙自得，享閒居之樂者，……究其所得，雖古之高賢勝士，亦或有所不逮也』云云。這真是說明了『拙政』的旨趣了。法然和尚的詩有：『我家好隱淪，居處絕輕塵』之句，亦是這種

意思。像日本布施少將將榕室閣下送給我的字，題爲：『本來無一物，亦無康可拂』，也是功名利祿，死生的超脫觀。在軍人的他，是軍人魂的大義；在無用的書生，便是出世觀了。總之，住在如此隱淪而絕塵的園地，而又有如是出世的想望，甚至是一些不着邊際的幻想，此於巧於術之倫相視，是可哀亦是可危的。我還是撫拾殘卷，做園的史記，比爲無文之文尙聊得自慰吧。

原載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古今」半月刊第十四期。

原书空白页

拙政園論

顧公任

造園是一種綜合藝術，故與文化關係尤密。三吳夙爲文物之邦。庭園之特爲發達，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卽今兵戈劫餘，名園存者，尙逾十數。雖蒼松翠竹，非仙人劫外之基，臥柳斷橋，盡才子傷心之賦。然精思可汲，典型尙存，這些吉光片羽，都是造園學上至可寶貴的資料。但至今沒有人加以論述。

三吳雖多名園，要以拙政園爲第一，此不獨論其歷史，論其意境，亦復如是。

把三吳名園來人格化加以評論，則滄浪亭如屢徵隱士，飽經滄桑，而中無所有；獅子林如廢家暴富，金碧作態；寒碧山莊如久宦秦侈，尾大不掉；西園放生池如老尼簪花，強作媚態；可園如寒士書香，齏粥自甘；綉師園如富人餘技，動覺俗寒；鶴園如小有家業，沾沾自喜；環翠山莊，孤峯獨秀，現屹立于銅臭海中。嚴園鄉宦效城市莊，便覺難能；怡園爲風流詞人，現在則如張玉田流落錢塘時，與市儈作伍；學宮則夫子厄于陳蔡，儒衣儒冠，兀坐野原中。拙政園則有名臣風度，退朝閒適，詩酒自放，散帶斜

簪，風致自遠。正如白香山，蘇東坡一流人物。我所謂意境可愛者蓋在此。

拙政園歷史悠久，造園技術精湛，落落大方，絕不從細處着眼，水木明瑟，令人曠遠，藝術的意味特高。惟轉輾易主，改建增築，割裂破碎，點金成鐵，佛頭着糞，所在不免爲可憾耳。今據記錄所載，其流傳經過，約如下表：

元代——大宏寺址。

明代——王獻臣因大宏寺廢址營別墅，定名拙政園，後歸徐氏最久。

清代——初爲鎮將所據，旋錢收齊會掣柳如是居此。復歸陳宏謀，陳氏敗，沒入官。不久充兵備道館。旋爲吳三桂婿王永甯邸，大興土木，建楠木廳。三桂叛，復籍入官。後爲蘇松道署，後又爲蔣氏所有，稱復園，旋歸查氏，後歸吳璫氏，稱吳園。清末爲八旗奉直會館，迄今仍爲會館所有，所以拙政園的庭園是屢經變遷。現在全體庭園，中間爲圍牆所隔，可分爲二個部份，東側占全園約三分之二，爲奉直會館所有，稱拙政園。西側占三分之一，爲張氏所有，稱補園亦爲張園。就地形的分割，和池水的環注而言，二者原是一整個區劃，可無疑義。

就我個人的觀察，覺得拙政園在造園設計上，有下列的基調：

(一)拙政園是以池水爲中心，全園水的部分，約占十分之七。故表現江湖之思，濠梁之感，可說是拙政園在地形上的特長。此特長進而形成造園上的主題，乃爲當然

的。所以價格在題他所作的拙政園圖，也對這點加以特寫：

「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崗，巖石峻峭，下臨清池，磴路盤行，上多高槐、檉柳、檜柏、虬枝挺然，迥出林表。繞堤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使人悠然有濠濮間趣。」

本來水是最優美的造園材料，一大片森然清澈的池水，常給人以閒適、廣遠、清涼、明淨、幽寂、平靜的感。何況拙政園是江南水鄉的造園，以水為主題，可說是必然的趨勢和歸結。

(二)拙政園庭園，既以水為主體，故一切造園建築物，自然都以與池水相調和相映發為原則。

其一、臨水建築物特多。

其二、建築物的作風，都是平寬間敞，非常富於安定感，絕無崇樓傑閣，可說這是與廣漠的池水相調和的。這一點，補園方面，就不如拙政園多多，蓋補園的建築物，浮翠閣力求奇拔，鴛鴦廳力求壯美，但與周圍環境是不相稱的。浮翠閣石山太小，建築太高，殊有不安定之感。故拙政園的建築物，足以表示光風霽月的襟懷，視補園如富兒作態，彌覺可憎耳。

(三)池水的處理，務求其迂迴曲折，一覽不盡，入港都用隱蔽，臨水多植垂楊。

便是這個意思。

(四) 拙政園全部的通景綫 (Vista line)，都水陸交錯，一重池水，一重陸地，又一重池水。池水與陸上植栽相映發，蒼藻空明，樹樹皆成倒影。春宜晨，夏宜風，秋宜月，冬宜雪，四季皆成奇觀。此在造園技術上為絕大成功。惜現為補園圍牆所隔，不能儘量透視，而池水淺涸，萍蘆滿目，絲毫不能發揮水的明媚風光耳。

(五) 拙政園建築物之配置，都疎疎落落不求其聚，亦不覺其散，此蓋有池水為其中心，有橋梁道路，通其脈絡，有長廊逶迤，填其虛空，有島嶼土山，映其顧盼。間架若鬆散，精神極密集也。

復次，拙政園局部造園材料之可供研究者，亦有數事：

(一) 石山。鑿土作池，疊石為山，已為吳下園林之定式，拙政園亦復不能免俗。但可注意者，吳下因造園材料之關係，築山必為太湖石山，以曲折上下嵌空玲瓏為極則。此種石山，小處取巧，凋傷元氣，使全園景色，永失其渾厚蕭疎之感，實為造園意匠之損失。拙政園之石山，却能不陷積習，為土間石石間石之築山。此可表示二點事實：其一、從此可證明拙政園之建造，在吳下名園中，歷史為較古，蓋中國之築山，在以前必為土間石之作法，後來才發達為嵌空之石山。而由中國濫觴之日本林泉式庭園，始終無嵌空之築山。亦可旁證。

其二，證明拙政園在設計當時，確能不落于纖細之技巧，從大處表現匠心。

(二)石橋 拙政園石橋，模樣甚多，而其中尤以曲折之石橋為可愛。低石欄，圓頭橋枕，有說不出一種風趣。茲記其尺寸如左：

欄干側石 高三三 cm. 幅二二 cm. 長一八 cm.

欄干石 厚一四 cm. 幅二二 cm. 長二七〇——二九〇 cm.

橋身石五塊並列，作斜方形。厚一四 cm. 幅三〇——三三 cm. 長二七〇——二九〇 cm.

橋枕石圓頭，面大底小，作斗狀。厚二三 cm. 幅二六 cm. 長一〇五 cm.

橋脚石四塊並列。厚二一 cm.

(三)迴廊 為中國庭園特有之點綴物，而補園之一部迴廊，為構造上最成功者。玉虹臥水，構成美妙的韻律。

論曰：庭園設計，實足表示構築者之階級心理。中國向為士大夫中心政治，現存名園，亦多為士大夫思想之具體表現，此與詩歌詞賦文人畫家所描寫之山水景色，有極密切之關係。故中國庭園設計，始終止于日本庭園史上所稱林泉式迴遊式的形態。在日本，庭園、茶庭，始終不曾形成中國庭園的主流。故日本庭園，雖是濫觴于中國，然彼仍保有中國所沒有的禪味和滋味，與精巧的植物配植。此蓋中國庭園多為士大夫階級

所構築，而日本則多成于禪僧茶人之手。故一向宏富，一向枯寂；一爲貴族的入世的，一爲隱逸的，出世的。拙政園實爲中國士大夫庭園之最良代表。知言者當加首肯。

拙政園成於明季，後雖屢經滄桑，然可信其中一部份仍爲當時遺跡，如池水之迴注，地積之分割，石土之構築，及建築物之風格。均不失爲庭園史上可寶之資料。故觀者應略其當前之衰頹，而汲其當時之精思也。

今後拙政園之修理興復，應努力恢復其本然之姿，使本有之特長，愈能發揚，故應注意下記二點。

(一) 池水應大加濬深。除留一部增加風致之蘆葦外，其他萍蘆雜草，一律除去。蓄食草游魚數百頭，謀水面之澄清。蓮花應于清澄之水面疏疏落落栽植之，不應塞得滿坑滿谷，令人生厭。

(二) 拙政園之栽植，已全失本旨。此後應伐去惡木，離水之處，多植樹姿整然之常綠針葉樹，如杉、扁柏、花柏、側柏、松、金松、榧、樅，廣葉杉、羅漢松、雪松等，以增其森森之感。臨水多植掩映植物，如垂柳、芙蓉、細葉楓、紫薇、桃，夾竹桃等。如此必可大形提高全體庭園之品格也。

曲園記

汪正禾

一 小引

俞曲園先生爲有清末葉巨儒，「拼命著書」，至老弗倦，都凡五百卷。其文章學術，爲學者所共知；惟於先生之風格，以及其日常生活，因事頗瑣屑，且先生著述多，勾稽繁雜，每忽略不及。

今歲春，訪曲園先生故居於蘇州馬醫科巷中，逗留數刻，不無今昔興廢之感。歸來，檢閱先生全集，深羨其生涯之濶適；而情性之活潑，益覺此老之可喜可愛。因刺取其集中有關曲園之故事，綴此小文。

知其人而後論其文，不知曲水池上之小浮梅檻，又安得知先生之「小浮梅閒話」。

茲文不能達先生之高風亮節於萬一，且於俞樓及右台仙館之掌故，未能涉及，幸讀者諒之。

二 初寓五柳園

先生之移寓吳門，始於咸豐八年。蓋先生於七年秋，以試題割裂爲御史曹登庸所劾，罷河南學政。明年春，自汴梁起程歸。惟是時因豐沛間寇盜充斥，故繞道走山東，而入江南境。及至吳下，以故里遭劫，無家可歸，乃賃飲馬橋屋，暫寄眷屬。未幾，卽遷金獅巷石琢堂（韞玉）五柳園舊第，時十二月二十日也。

先生遷居五柳園，有「嘉平二十日移居經史巷」詩四章紀之，中有數聯云：「一椽聊借詩人屋，大好城南獨學廬。」「眠雲精舍樹微波，想見當年勝地多。」「空留老樹意婆娑，百年俯仰成今昔。」當時「微波榭」，「眠雲精舍」，猶尙無恙，而園中五柳存者三焉。

園中又有鶴壽山房額，乃番文恭（璜）爲石琢堂書，文恭雍正庚戌翰林，琢堂乾隆庚戌第一人，先生則道光庚戌翰林，故先生題之曰三庚戌室。「移居詩」中「不才何敢望前賢，仙籍剛遲六十年。」又「自述詩」「三庚戌似有前緣」，皆指此也。

先生居五柳園中，一載有餘，而洪楊之勢日熾，金陵大營潰，賊兵與潰卒蟬聯而下，比聞常州陷，先生乃雇船出城。迨同治四年，先生應李少荃（鴻章）聘主紫陽書院，再度蒞蘇時，五柳園已遭劫，惟存頽垣碎瓦，且所留一僕一犬皆死於賊。僕之姓氏無可考，犬則於「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二載云：「……時蓄一小犬，毛長被地，尾短足庫，形狀可喜，性又靈警，聞呼卽至，姚夫人極愛之……」。並賦「憶舊游」詞以褒贈之。於時，先生寓紫陽書院，院在黃鸞坊橋，蓋舊院燬於兵火未復也。

同治七年，先生辭紫陽講席，又移寓大倉前，「自敘詩」云「草草琴書又一遷」也。同治八年，先生欲遷杭州，願覓屋皆不當意，乃在蘇州典得馬醫科巷潘文恭（世恩）舊第東宅，於四月七日遷入居之。其致王補帆函云：「……去年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科巷潘文恭舊宅，今年四月中遷入居之，屋不甚多，而聽事便坐，頗亦具體。內屋五間，尤爲軒敞。鸚鵡巢林，暫焉棲息，天地吾逆旅也，又何擇蘇杭乎？……」是也。同治十二年，先生兄壬甫卒於福甯任，先生卽水陸兼程赴闕，料理喪事畢，奉姚太夫人返吳下寓廬。明年，姚太夫人嫌屋小，擬以千緡易倉米巷某老屋，（此老屋卽後來之半園）未果，遂購潘氏西宅築曲園。西宅燬於洪楊之亂，地廣數畝。其「自敘詩」云：

「賃廡吳中梁伯鸞，忽思手自創門闌，免葵燕麥秋風裏，買得荒區數畝寬。」

三 曲園結構

曲園之築，開工於同治十三年冬，而落成於翌年之四月，先生有曲園記曰：

「曲園者，一曲而已，強被閩名，聊以自娛者也。余故里無家，久寓吳下。歲在己巳，貧馬醫巷漢文恭菴翁而居之。香癸酉歲，太夫人自閩北歸，以所居隘，謀遷徙而無常意之屋，適巷之西頓，有潘氏廢地求售，乃以錢易之。築屋三十餘楹，用衛公子蒔法，以一「苟」字爲之。取周易「樂天知命」之義，顏其廳事曰樂知堂，閻彭亨琴侍那書而榜諸楹。堂之西爲便坐，以待賓客，顏以曾文正所書春在堂三字，別詳春在堂記。春在堂後，尙有隙地，乃與內子偕往相度，而成新園——即於春在堂後連屋爲一小軒，北向，顏曰認春。白香山詩云：「認得春風先到處，西園南面水東頭。」吾園在西，而茲軒適居南面，「認春」所以名也。認春軒之北，雜蒔花木，屏以小山——山不甚高，且乏透瘦漏之妙，然山徑亦小有曲折。自其東南入山，由山洞西行，小折而南，卽有梯級可登。登其巔，廣一畝，支輒作几，置行其旁，可以小坐。自東北下山，繞山徑北行，有回峯閣。度閣而下，復登山徑北行，又得山洞。出洞而東，花木蔚然，竹籬間之。籬之內，有小屋二，顏曰良窳。良窳之西，修認過焉；循之行，曲折而西，有屋南向，窗牖虛敞，是曰達齋——曲園而有達齋，其諸曲而達者歟。由達齋循廊西行，折而南，得一亭，小池環之，周十有一丈，名其池曰「曲池」，其亭曰曲水亭。由曲水亭循廊而南，至廊盡處，卽春在堂之西偏矣。大都自南至北修十三丈，而廣止三丈。又自西至東，廣六丈有奇，而修亦止三丈。其形曲，故名曲園。所謂達齋者，與認春軒南北相值；所謂曲水亭者，與回峯

開東西相值。其室則最居東北隅，故以「長」名——「長」止也，闕止此也。然其室南有小門，自吾內室往，可從此入，則又首長室，「長」固成終成始也。嗟乎！世之所謂園者，高高下下，廣袤數十畝，以吾園方之，勺水耳，卷石耳。惟余本寒人，半生賃廬，茲園雖小，成之維艱。傳曰：「小人務其小者」，取定自娛，大小固弗論也。其助我草堂之役者，李敬亭晉部、恩竹樵方伯、英茂文、顧子山、陳存齋三觀察、孫子聽太守、孫敬伯、吳煥桐兩大令，其買石助成小山者，萬小庭、吳又樂、潘芝壽三大令，贈花木者，揚竹僊觀察，饋書之矢勿讓也。」

先生另有五言詩五章，亦紀曲園之建築。曲園之制，實非宏麗，嘗有疑其不固，先生即舉許文恪語爲答。許文恪語載先生「隨筆六」云：

「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嘗病吾以楊木爲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視此屋可支幾年？冉曰：不過三十年耳。吾曰：然則君視許演生尙可幾年耶？冉亦大笑。』」先生胸懷豁達，宜其聽河南學政後，即甘以「一曲之士」自居，逍遙林下，以著述爲娛也。

道光緒五年，先生又於春在堂之西南隅，增建小竹里館，時姚夫人已逝世。小竹里館亦稱「前曲園」，而呼曲園爲「後曲園」，先生詩中所謂「後園楊柳前園竹，兩處軒窗一樣涼」也。

曲園於壬辰（光緒十八年）之歲，重加修葺，其得見於「曲園卽事」詩中者：修小

浮梅檻，潄曲水池，裝置流泉，築曲水池橋，於曲水亭設玻璃門。所謂裝置流泉者，彷彿噴水泉——蓋盛水於缸，置山石間，以竹筒引水而下，激之使上，流入池中。其詩曰：「竹筒引水作流泉，滴瀝清聲到耳邊」是也。曲水池橋之成，使曲水亭與回峯閣相通，且橋之所在，晚間得月最早，先生有詩誌之云：

園林一曲柳千條，但覺扶疏綠蔭饒。爲惜月明無可坐，故於水面強爲橋。平鋪白板儼成路，俯倚紅欄剛及腰。更置梯桃通小閣，差堪布席置茶鐏。

曲園又有所謂瑞梅軒者，蓋乙未（光緒二十年）之春，春在堂東軒瓶梅結實，先生援紀文達瑞杏軒之故事，題額懸之，非真別有棟楹也。

四月十四日，往訪曲園。園居巷之西口，門南向，成衣者居焉。而「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之匾猶在。跨門而入，爲橋廳三間，陟雲「探花及第」之額，金碧輝煌，西側板架疊積，先生著述之板片也。叩門入樂知堂，有洪太太者出面招待。洪太太者洪文卿狀元之姪媳，賃居俞氏屋已三十餘年矣。承取鑰啓樂知堂西側門而入，卽至春在堂，堂中滿置雜具，幾不容足，而塵積寸厚。堂前四柱尙茂盛，而認春軒之北，所謂曲園，則一片蕪穢，曲折山徑不復可尋，山石欹側欲墮，亦不敢登。循西廊行，達曲水亭，亭接修廊而凸入曲水池，池作圓形套於亭前。亭中尙有琴桌一，石桌一，瓦檯二，而兩兩相值之回峯閣，除一額以外，不復有長物矣。廊盡抵達齋，由達齋東折循廊至良宦，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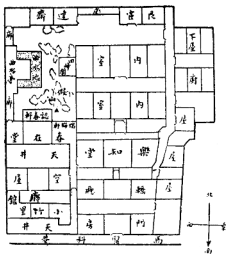
人居其中，未便入內，然而一則軒敞，一則幽僻，互有不同。園中花木，除海棠猶強作笑容，根然迎客外，餘皆枯萎憔悴，一若自知淪落，而有悼於往昔主人之品鑑題咏也。曲水池橋既不知所往，卽課孫石亦遍覓不得，眼前之曲園，已非先生集中之曲園矣。但再過數十年後，恐眼前之曲園亦不可得，則我之眼福，當不爲淺。

退至春在堂，南行得小竹里館，小屋三間，殘竹數竿而已。屋已改作祖先堂，而文卿之遺書則納小竹里館後之空屋內，其一變再變，亦莫從究詰矣。

今日之曲園中，祇存匾額，已無楹聯。當時肅親王所手書之「太史有書能著錄，子雲於世不邀名。」以及先生自製之「小圃如弓，竹林前一曲，柳陰後一曲。浮生若夢，登第五十年，成婚六十年。」諸聯，皆不可睹，已保藏歟？抑漸散失歟？茲行所見，得補全集所未及者，春在堂額後跋數十字耳。跋曰：

「陰甫仁弟館丈，以「春在」名其堂，蓋追憶昔年廷試落花之句，卽僕與君相知始也。廿載重逢，書以誌之。曾國藩。（二印：上陰文「臣印國藩」，下陽文「大學士章」。）」

嗣又至園東各處一走，所謂築屋三十餘楹，先生之內室，及井甌庖湏之所也。茲繪先生故居簡圖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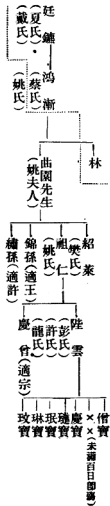
(圖 居 放 生 先 園 曲)

曲園成於光緒元年，距今適七十載。先生歿於光緒三十二年，亦三十八年矣。先生晚歲，雖往返蘇杭間，或寓俞樓，或居曲園，然在吳下之時實較多。且曲園先生手創，一番辛苦，安能忘懷。迨先生病危，自知不起，賦「別曲園」：「小小園林亦自佳，盆池挈石手安排，春風不曉東君去，依舊年年到達齋」云。

四 曲園之主人、花草、瑣事

先生之直系親屬，皆曲園主人也，今繫之以圖，惟其間有不及睹曲園之成，或園雖

成而未嘗一至者，則別之以虛綫。又先生之後裔，尙待考查，姑以見於先生全集者，排列如次：



曲園主人之悲歡離合，其足以述者：先生生母姚太夫人享大年，九秩華誕，舉觴稱慶，冠蓋雲集，可喜者也。先生孫陸雲以第三人及第，又娶彭雪琴長孫女見貞爲婦，佳兒淑媛，奉侍左右，可喜者也。先生孫女慶會適宗舜年，舜年於丁亥（光緒十三年）秋登賢書，冬卽入贅，先生製「金榜題名」「洞房花燭」八大金字，分懸「樂知堂」之兩壁，一時傳爲佳話，可喜者也。先生七十九歲，孫陸雲舉子僧寶，翁孫四代，欣然老懷，亦可喜者也。然而先生次子祖仁有心疾，夫人李蘭，長女錦孫，次女繡孫，及孫媳見貞，相繼先先生下世，已不能無感慨，而於孫女慶會之死於惡姑，尤所悲傷也。

曲園之花草，除梧、柳、梅、桃、杏、桂、水仙、芙蓉、牡丹、玉蘭外，其名貴者，先生皆賦詩咏之，如咏日本櫻云：「楊家妃子芙蓉面，姑射仙人冰雪肌。」咏並蒂石榴云：「房中雙百子，枝上兩平頭。習鼎文在，虞裳亞字留。」咏串珠山茶云：「忽訝一花大如盞，誰知兩朵合成穗。」又有日本僧心泉贈之日本松云：「海東移到蚪枝一」是也。浙藩劉景韓贈瓊花云：「花中聚會有神仙」，蓋先生誤以「瓊花」與「聚八仙」爲一也。後山丁松生以明人楊端「瓊花譜」示先生，始得區別。先生爲之賦一長歌，並繪圖立說以明之，成「瓊英小錄」一種。名園佳卉，更件之以江建霞所贈粵東鸚鵡，徐花農所贈授經石，一曲之園，亦頗不落窠臼也。

先生有此名園，於花晨月夕，扶「扶掖大雅榑柱名教」之杖，漫步其中，佳興逸緻之所至，筆不勝述。其有資於掌故軼聞者，除分述於下列各節外，他如李少荃爲先生書門榜曰「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李黼堂以湖南永順所出「鳳灘石」製硯贈先生，銘曰「曲園著書之硯」。徐花農張小雲先後爲先生繪「曲園圖」「曲園著書圖」。又有蕊仙女史者，自南昌東下，訪先生於春在堂，求居門下，先生拒之曰：「吾非隨園，不敢受也」，故先生終身無女弟子。

先生暮年，步履艱難，有籃輿之製，頗輕便。然昇必使人，先生苦人力之疲，乃加改製，於椅下施四輪，遇平垣處，可以輪行，省力多矣。先生有詩咏之云：

「爲憐辛苦昇靈輿，小運回機試疾徐。道上未馳五花馬，家中翻坐四輪車。雖愁戶限高難越，且喜堂涂寬有餘。若遇少游應笑我，逍遙下澤願終虛。」

又如「曲園三要」（「八卦叶子格」，「三才中和牌」，「勝游圖」。）「游藝六錄」（「策篇」，「遁甲篇」，「六壬篇」，「推行年篇」，「紫微斗數篇」，「相宅篇」。）「隱書」，「花議」，先生不以其爲屑末小道，而皆著述成書，此不惟可見先生之風格，實亦清末學術界之一轉捩點也。茲摘舉先生「移棋」之戲，以概其餘。

「移棋」之戲，載先生「隨筆一」云：「長洲褚稼軒『堅瓠集』有移棋相間法，以黑白各三子，三移而黑白相間。自三子至十子皆然，多一子則多一移耳。余試之良然，而內子季蘭復推廣之，自十一子至二十子。」茲錄第四子、八子、十三子、十七子移法於下：

（四子）左三 右五 右三 左一

（八子）左三 右八 左五 右六 左七 右三 左一

（十三子）左三 右十一 左六 右八 左七 右四 左十三 右九 左九 右十三 左五

右三 左二

(十七子) 左三 右十五 左六 右十二 左十四 右五 左十一 右八 左十七 右十六

左十三 右十三 左九 右六 左五 右三 左二

凡自左移之右，則曰左，從左起數；自右移之左，則曰右，從右起數。

五 「花落春仍在」

先生既以春在顏其居，復以其居春在堂題其集，春在二字果何所取？蓋其間有一段文字因緣在焉，說詳「春在堂記」。記曰：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重。道光三十年余成進士，保和殿殿試，擬在第一，人皆疑焉。後知由湘鄉相公——時相公以禮部侍郎充閱卷官，得余文，極賞之。且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以第一題呈。然余竟淪棄終身，百誓公期望。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義矣。然窮愁著述，已及百卷，儼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何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歲在癸酉單閏，請公書之，而記其緣起焉。」

觀此，當時先生無滌筆之薦拔，亦不得入翰林，知己之遇，安得不加感激。且先生

自汴梁歸後，絕意仕進，銳志著書者，蓋以勳業無望，而決以全副精力，移於「名山之藏」矣。立功立言，其途雖殊，其歸則一。春在二字，所以誌恩德，酬知己也。迨文正去世，先生輓以聯云：「是名宰相，是真將軍，當代郭汾陽，到此頓驚梁木壞。爲天下悲，爲後學惜，傷心宋公序，從今誰誦『落花詩』。」惓惓之意，猶未釋也。

六 小浮梅檻

「浮梅檻」三字，見厲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滄，浮湖中，編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文木斲平若砥，布於滄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几席觴豆，旁及彝鼎鼎洗，茶鑪棊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據此，則浮梅檻者，如筏而增飾，如艇而製簡，亦湖上逍遙之別開生面者也。方先生之主講話經精舍，春秋佳日，時至西湖，以「浮梅檻」之省簡可喜，而此種製作，除貞父以還，無有繼者，頗思仿而爲之，當時曾撰「浮梅檻議」以倡之，（載「賓萌集」）稽貞父「寓林集」以訂之（載「隨筆」），然而事未果行。迨曲園落成，乃於曲池之上，截木爲椽屋，朱闌綠幕，以仿貞父之製作，願以池小，所製椽屋，廣止四尺，修止五尺，故名曰「小浮梅」，先生賦詩十二韻記之，詩曰：

「十年雅意浮梅檻，試手經營到此邊，只怕量來不諳丈，故題喚作小浮梅。縱橫轉紙三層積，前後軒櫺四面開。雅意緣隨風反側，閑于紅與水徘徊。一繩搖曳呼孫晚，半席寬閒借婦歸。偶飲曲監宜竹几，或思潤物有茶杯。不知此處移春去，輕似仙槎買月來。萍到慈邊添嫩拍，魚游島下惹疑猜。誰屬布袋成神州，等著龍將釣釣台。試與臨流弄紫碧，勝於植石坐莓苔。幾時創議傳開舊，此日環觀詫僕儂。同訊天南老問廚，幾浮海上幾時回。」

先生居曲園，每屆夏日，卽偕姚夫人坐浮檻中消遣納涼，閒話裨官小說，成「小浮梅閒話」一編。此外，先生之孫婦孫女及外孫女輩，亦皆愛此浮檻，所謂「兒輩最憐蘭漿活」也。（見「春在堂詩」「壬午編」）

光緒己卯（光緒五年），先生居俞樓，其最得意之弟子徐花農，爲先生製一舟於西湖，擬「小浮梅」及「俞舫」二榜題詢先生，先生改定爲「小浮梅俞」，此事載「隨筆七」云：

「光緒己卯歲，花農爲我製一舟於西湖中，欲製余吳下曲園中小浮梅之名。又擬以余姓氏之曰「俞舫」，以書來問，余因名之曰「小浮梅俞」。蓋用說文空中木爲舟之本義，猶云小浮梅舫耳。并跋其後有云：「人生斯世，蒼空而浮，當知我亦一粟也，勿曰俞必屬我也。」自是之後，湖上衆兒輩，皆爲新製，六橋煙柳中，往往指而觀之。途有傲此製而爲之者，乞名於花農，花農名之曰采蓮舟。且爲題一聯云：「喚作采蓮舟，最難禁露冷風香，夜半紅衣清不寐。也如浮梅檻，容幾許詩瓢酒盞，此中黃稿我先成。」吳日有贈樊榭先生「湖船錄」者，當又爲西湖添一佳話矣。」

花農之對於先生，亦可謂克盡其敬矣。小浮梅檻於壬辰（光緒十八年）一度修葺，

且以曲水池中多柳葉鬢，亦重加澆治。此「曲園卽事」詩中「小浮梅檻又重新」一絕也。

今則池水依然，而「一繩搖曳」之浮檻，不復有知其蹤跡者矣。

七 串月弟子

吳俗八月十八石湖看串月，是夜，月影倒映湖面，於石湖行春橋下望之，可得月影十八，疊相貫串，其俗由來已久，顧皆未悟其理，辛卯（光緒十七年）二月十五夜，先生得串月之象於春在堂鏡屏中，乃賦「鏡屏串月歌」，其歌序曰：「春在堂西偏設一鏡屏，月望前後數夕，於月當午時，從鏡中仰視天上月，化一爲五，竟如一串，但末後一月稍淡耳。乃悟石湖串月，亦止如此，爲賦此歌。」歌曰：

「吳中八月中秋節，都向石湖看串月。想見波光滌漾中，冰輪成串真奇絕。不關小小鏡屏風，風浪依稀亦與同。是時二月十五夜，月如明鏡懸長空。玻璃窗內清光入，扇障玻璃不相襲。清光射入鏡屏中，莫辨是分還是合。但覺雙合又珠聯，五顆銀丸一掃圓。不比五雲分異彩，儼如五粒聚同規。一串牟尼光奪目，我疑吐白蟪龍腹。螭繞穿成絡索珠，珊瑚珠就滄浪玉。大小看來總不殊，後頭一月較模糊。粉本初圓終略淡，文章前密後尚疏。此景惟於當午見，好比優曇花一現。綺疏開闔了無干，蟲鏡推移仍不變。古語一光夾二光，堪家此論豈荒唐。抱耳重輪皆此理，三潭相映更尋常。石湖奇逢吳兒醫，或橫或直無從驗。老夫只向鏡中看，不必刻舟去求劍。」

歌出，傳誦一時，而先生同年嚴縉生以串月之理未明相質，先生闢斜射之理以詩答之，復命孫媳見執小鏡於廊下試之，得串月九影。旋縉生試之亦效，大悅，賦「串月弟子歌」呈先生，報之，並附以「大明生東月生西一章示串月弟子縉生同年」詩，儼然以「串月先生」自居。曲園門下有「走狗」（名鳳瑞），有「白髮門生」（魯幼峯），與「串月弟子」鼎足而三，亦一佳話也。

八 選詩贈櫻樓

先生詩文，見重於日本學者。當時以詩文贊見者，以著作請序跋者，以物品相饋贈者，甚至踵門求爲弟子者，叠見不鮮。又有小柳司氣太者，蒐輯先生事蹟，作一家之專門研究，其書分六章：一曰曲園世系，二曰曲園出處，三曰曲園著述，四曰曲園與我國文學，五曰曲園與曾李二公，六曰曲園雜事。

可見日本學者對於先生之欽佩，可謂至矣。

光緒九年冬，日本詩人岸田國華蒐羅其本國詩集一百七十家，寄呈先生，請爲選定，先生有詩紀之云：

「平生浪竊是虛名，老去聲華久不爭；隱几坐方學南郭，寓書來又自東瀛。吳中病榻鷄皮叟，海外騷壇牛耳盟。百七十家詩集在，摩挲倦眼看難明。」

至明年夏，選定四十卷，及補遺四卷。先生每讀一集，略記作者之出處大概，學問源流，附於姓名之下，成「東瀛詩紀」二卷。同時，先生見其詩中，無不盛稱櫻花之美，乃乞日本心泉和尚覽之，未得。至光緒十四年春，先生日本弟子井上陳政始以小者四樹，植瓦盆中，由海船寄贈。寄到之時，花適大開，有詩四章咏之。其「白斂詩」亦有云：

「曾聞海外有櫻花，竟自東瀛寄到華。莫惜移根栽未活，也曾一月賞奇葩。」

蓋當時花開頗茂，歷一月始謝；未幾，移植於地，則皆枯萎而死也。此後於光緒廿九年卅年，日本村山節南氏及白須領事，均有所贈。

又有可述者：光緒十六年，先生七秩華誕，日本弟子井上陳政，於其國內廣徵詩文，得島田重禮，鹽谷時敏，小幡儼，萩原裕文四篇，岡本迪，小野愿，福井謙，市邨謙，川口濤，小山朝宏，杉浦誠，口口忠廉，關澤清修，山田尙浦，楠本孚嘉，土屋宏，赤松渡，向榮，谷鐵臣，柏原謙，稻毛質，龜谷行，江馬欽，吉田賢輔，蒲生重章，日下寬，坂田茂，山田鈍詩四十八首，及勝海舟「和歌」，寄呈先生爲壽，先生輯之爲「東海投桃集」。

先生終身未嘗履日本國土，而聲氣相求，與其學者相交游，情親意密，一時無有逾者，然皆持之以正，或有異於今日也。

九 墨戲

先生於著述之餘，拈弄筆墨，集字象形，成「墨戲」一種，都二十幅，皆具題誌。

其目：

- (一)「一團和氣」(篆書，成圓形。見附圖上。)
- (二)「福壽」(成正方形。)
- (三)「畜道德能文章」(篆行草雜揉，如燈星像。)
- (四)「如南山之壽」(草書，如壽星像。)
- (五)「驅邪降福」(草書，如鍾馗像。)
- (六)「福壽雙修」(草書，如兩人相對。)
- (七)「大悲」(篆書，如菩薩像見附圖下。)
- (八)「一字聯」(綫篆慈悲二字，如聯。)
- (九)「仿古扇銘」(輕澁流氣清爽書味八字，成環形。)
- (十)「魚雁」(綫篆，如魚雁形。)
- (十一)「萬卷書」(如架上積軸。)

氣和圖式



【原題】

篆書和氣二字，

規而圓之，是謂

一團和氣。



- (十二)「曲園長壽」(草書，如攜杖老者。)
- (十三)「曲園拜上」(草書，如人拜像。)
- (十四)「曲園對月」(如人憑欄望月。)
- (十五)「曲園寫竹」(篆草雜揉，如畫竹石。)
- (十六)「曲園禮佛」(篆草雜揉，如人拜佛。)
- (十七)「曲園課孫」(草書，如課讀。)
- (十八)「右台仙館」(篆隸雜揉，如山居建築。)
- (十九)「曲園」(如圭璧。)
- (二十)「曲園俞俞」「右台山鬼」(篆書，二印。)

此種字畫合一之文字，似屬遊戲一時，然觀其序端「自字與畫分，而其義不明矣。自畫與字分，而其道不尊矣。」與夫題誌之或含箴規，或寓哀思，或寄風雅，固不僅戲之一字能盡也。

此番過曲園，見春在堂前有一板似匾，覆洗衣木盆上，掀視之，赫然「一團和氣」刊其上。想當初必經搥刷，今則已成一片白木板，且用以爲滌具矣。不出一二年，朽敗無疑，能無慨乎。曲園雖歷劫無恙，然而保存之道，正宜急起圖之。